

# 武陵山下

下 集

张 行 著



# 武陵山下

下集

张行著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五年·长沙

# 武 陵 山 下

张 行 著

\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 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
湖南省新华印刷一、二厂印刷

\*

1965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1976年3月第2版第2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109·871 定价：1.75元

## 引 蛇 出 洞

### 五 一

通讯员李小武走进曾家大屋，看见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。新开设的区供销社已经营业，人进人出，十分热闹；农会办公室里，不时传来刘青山那高亢的说话声。他走过东边厢房，看见高亚男带着一帮年轻姑娘和儿童团员，正在学唱革命歌曲。他问：“妇女主任，看见邓婷同志没有？”亚男摇摇头，要他到会议室去看看。于是，李小武便向正厅走去。路过“自新登记处”门口，望见王豹和周铁军正围着一架油印机打转。王豹右手拿着油辊，左手揭着蜡板，印着一张一张的传单。李小武好奇，一步跨进屋里，顺手拿过一张来。只见报头印了拳头大的两个字：“捷报！”下面标题是：“志愿军打响出国第一仗，美国佬狼狈南逃清川江。”他回过头，朝周铁军那边一望，看见这位排长折叠着另一种传单。那上面写着：“快报！”标题是：“乐坏老百姓，气杀曾再兴！卧虎坪召开清算大会，曾作金罪大恶极，当场枪决！”

李小武笑道：“喝，真没想到，大老粗变成了秀才呢！”

周铁军也笑一笑说：“什么秀才？这都是邓婷写的。我们不

过是跑跑腿，想法把它送进土匪窝里去。”李小武问：“怎么送？”王豹刚要去用油墨，被李小武挡了路，他就接过去说：“怎么送，你就不要管；反正不用通讯员，你就靠边站点！”

“老搭档，你神气什么？给你点油墨吃！”李小武用两个指头抹了一点油墨，往他鼻尖上一按，返身就跑。那一个提着油辊便追，追进了会议室，正好碰上邓婷在写美术字。她放过李小武，拦住王豹说：“六班长，算了算了，你那油辊要是掉下几滴油墨来，把这些画给弄脏了，那可不是好玩的！”两个战士都停住脚一看，会议室里摆满了各种纸张，邓婷领着几个积极分子，正在布置形势教育展览室。这屋里有解放军战士，有识字不多的农民。卧虎坪那个教私塾的滕先生，农会不准他教孔老二那一套了，闲着没事，也在这里抄写墙报。

李小武急忙说明来意：“邓同志，教导员请你到他那里去开会。”

“什么会？”

“党委扩大会。”

“好的，我把这几个字写好就走。”

王豹回去了。李小武只好等着，他就参观起那些漫画和墙报来。屋子正面，曾家神龛上，贴满了“美帝侵华史”的连环画。西墙上，用仿宋体写着三句话：“仇视美帝，鄙视美帝，蔑视美帝。”下面是一行行整齐的小字。东墙上，有一行醒目的红字标题：“美国人民反对侵朝战争的群众运动风起云涌。”下面是画报剪贴，附上了简短的说明文字。

这时，只听邓婷喊道：“编辑同志，我走了哇！”

东边窗户下，一个头发蓬松的小伙子抬起了脑壳，那是崔德明。这个年轻人，一面在专心专意地编写形势教育提纲，一面还得指导这个展览室的布置。他只是对邓婷点了点头。

这两个人走出来，向开会的地方走去。

这次党委扩大会不放在曾家大屋开，本身就说明这个会要避开干扰，注意保密。因此，一路上邓婷都没有问别的情况。她走上那道斜坡，立即被印子墙旁边的一大堆人吸引住了。走过去一看：啊，原来这么多老百姓围在那里，在听一个人读墙上贴的许多申请书。邓婷往人堆里挤了挤，只见印子墙上边写着斗大的字：“为参加抗美援朝、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斗争！”下面贴的都是解放军写的申请书：有班、排集体的，也有个人的。战士们在申请书里纷纷表示：坚决要求到抗美援朝的最前线去，为保卫新中国，为驱逐中朝人民的共同敌人，努力战斗！

邓婷看见这些东西贴到了大路旁边，不禁吃了一惊。心想：难道今天的党委会，就是要研究抗美援朝的事么？或者真的有一部分解放军要到前线去？卧虎坪的群众刚刚起来，玉龙山有几千土匪，解放军要撤走，今后的工作怎么安排？姑娘脸上原来洋溢着的那种快活神气，被这种想法一下子冲散了。这是很大的一个转折，她必须尽快弄清真象。

邓婷走进连部，发现二营的领导同志都到齐了，看他们的脸色呢，一个个又都喜气洋洋，有说有笑，不象有什么重大行动的样子。大家让了坐，赵红桥就笑着问：“小邓，你这个急性人，怎么迟到了？”

“我在外面看申请书哩！”

“怎么样？看的人多吗？”

“多得很，太多了！”邓婷满腹疑问地说，“我就弄不懂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吕副营长拍了一下巴掌说：“哈！这不就把我们的宣传专家考住啦。告诉你，小邓，这就叫做造舆论哪！”

邓婷更加莫名其妙地说：“这种事，保密还怕保不住，要造舆论干什么？”

吕副营长笑咪咪地问：“你担心什么？”

“我担心人心浮动。”邓婷忽然感觉到这里面有什么名堂，就舒了一口气说：“啊，原来你们不走哇！”

赵红桥很严肃地说：“要走的。怎么不走？”

邓婷问：“走多少？”

刘连长回答说：“大家都写了申请，这一次每连批准十多个。我们还要在卧虎坪开欢送会，敲锣打鼓给他们送行哪！”

邓婷一听，笑了。

接着，赵红桥对大家说，有两件事我们要大造革命舆论。头一件是抗美援朝运动。我们志愿军出国就打了大胜仗，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。过去，国民党和国外的反动派到处宣扬，武装到了牙齿的美国军队碰不得。这一次中朝人民破除了一个迷信，把它打败了。我们的国家才刚满一岁，还年轻得很，我们的军队还是小米加步枪，装备很落后。可是，我们和朝鲜人民一道把它打败了。这不止是打了一个胜仗，这是用实际行动向全世界宣告：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。第二件是清算了恶霸地主曾作金，没收了曾家的财产。这在卧虎坪的

历史上是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。它不仅打下了反革命势力的嚣张气焰，更主要的是让贫雇农看到了自己的力量。宣传这些胜利，可以鼓舞大家的信心，可以团结更多的群众，向敌人展开新的进攻。

赵红桥说到这里，放低了声音：“这样做的另一个目的，就是要引蛇出洞。”

“引蛇出洞？”邓婷瞪大了眼睛。

“是啊！同志们千万不要忘记，我们的中心任务是剿匪，我们面前还有几千个武装的敌人。我们营里的干部研究过几次，觉得卧虎坪的工作已经打下了好的基础，是组织力量向土匪进攻的时候了。据侦察人员报告，这帮土匪住在深山密林里，寨寨派有行动队，层层设置瞭望哨；他们的兵力很集中，所占的地势也很险要。要靠我们一个营用武力来解决这些敌人，是很困难的。因此，我们就想把敌人引出来，放在我们群众基础比较好，地形又比较有利的地方来打。”

大家都觉得教导员考虑得对，但又表示担心：敌人会出来吗？

吕副营长好象看出了大家的心事，就说：“我想敌人是会出来的。这两条原因：一是土匪集中行动，无法解决严重缺粮的困难。玉龙山地广人稀，群众又多以打猎、挖药为生，聂玉姣的粮食没有来源。二是冬天到了，土匪缺棉衣棉被，山上很冷，他们受不了。这两条得不到解决，土匪队伍就会溃散。聂玉姣他们是不会自甘灭亡的，我看会出山冒险。聂玉姣出来有两种可能：一种是化整为零，分散活动，这便于我们发动群众来消



灭他们；另一种是集中兵力，向我们反扑。敌人兵力大过我们十倍，怎么打，很值得研究。”

刘振飞说：“我看还是按教导员刚才的意思，把敌人引出来，放在我们群众基础比较好，地形又比较有利的地方打。”

五连长接着说：“那就放到天心寨一带打，那边有一段河流可以徒涉，地势对我们也有利。”

营部参谋老秦直统统地问：“天心寨的群众基础，能赶得上卧虎坪吗？”

五连长说：“你始终跟我们连在一起，你说嘛！”

“我说赶不上。”秦参谋摇了摇头。

赵红桥知道，锦水很少有能够徒涉的地方。他约吕副营长开完会后去了解一下天心寨的情况，也顺便去看看那段河流，熟悉那里的地形。

“那么，是不是这样办？”赵红桥为了征询大家的意见，提出了自己的建议。他说，聂玉姣这股土匪太多，我们一口吃不下，得想法先引出一部分土匪来，找机会消灭它。为达到这个目的，要做几件事。首先要把枪毙曾作金，没收曾家财产，大砍曾家杉树这几件事，按照原先的布置，刮起一股强劲的东风，利用各种途径，吹到曾长耀和曾再兴耳朵里去，刺激他们把队伍拖出来。其次，要大造解放军上前线的舆论，把十多个志愿军战士送走以后，四连尽量分散活动，同时把民兵队也调往杉木溪，参加砍杉树，给敌人造成一种卧虎坪空虚的错觉。接着他要邓婷转告农会的骨干，不要怕人心浮动，应当利用这个机会，很好地组织防匪自卫。对暗藏敌人要内紧外松，表面放宽对他们的控制，

暗中加强监视，主动给他们一些假情报，放他们上山给聂玉姣、曾长耀通风报信……

听到这里，邓婷开心地笑了起来。

接下去，吕副营长对几个连长说：“各连要多派侦察组，侦察活动要向纵深发展，搞到土匪窝里去。”

刘振飞问：“什么时候把那两个连队拉过来？”

吕副营长说：“你们打响得快，我们就拉得快。”

赵红桥提醒他说：“同志，敌情是千变万化的，应该多有几手打算。你要准备独立作战哪。”

不管事态怎样发展，说到打仗，这些人个个都摩拳擦掌，满面笑容。

## 五 二

开过清算大会以后，卧虎坪的贫雇农个个都显得扬眉吐气。老年人挺直了腰杆走路，年轻人走起路来却象皮球一样的蹦，姑娘们的歌声更嘹亮，儿童团的队伍也更整齐了。农会在扩大，民兵在发展，砍杉树的工作正在加紧进行。滕太婆的那位女婿，就在铁匠炉上工。风箱呼呼地欢叫，打铁的叮咣声，从早晨一直响到夜晚。农会从曾作金那地下仓库里搜出的铁坯，开始变成一支一支梭镖，变成犁头和锄头了。卧虎坪显得生机勃勃。

赵红桥离开卧虎坪的第二天上午，邓婷刚开完治安小组长会，孙志超就跑来报告，第三治安小组监视的对象钱家声，挑着货郎担到河东去了。邓婷想赶到河边去看看，刚走到铁匠炉

附近，东边那片油茶林里，就响起了叮咚叮咚的货郎鼓声。接着，有人在尖声尖气地喊：“卖针卖线罗！”喊声拖得很长，应得很远。不一会，在通向盘丝洞那条路的斜坡上，就有人用刀敲起柴枪，唱起山歌。

“卖针卖线罗！”货郎鼓不紧不慢，叮咚叮咚地响着。鼓声响了六回，这时有十二个解放军战士向野鸡岭方向走去。

邓婷根据党委会上定的“内紧外松”的原则，决定放手让钱家声再暴露一下；但她又有些不放心，暗想：钱家声摇货郎鼓的时候，又是谁在敲柴枪呢？她急于弄清这新线索，便向盘丝洞那条路走去。

河东岸，鼓声继续响着，一直响到木桥旁边。突然，从石头后面蹦出来一个人，尖声喝道：

“站住，不许动！”

一杆亮闪闪的梭镖刺过来，直挨到钱家声的胸脯。钱家声吓了一大跳。仔细看时，原来是十三岁的儿童团长刘小龙，瞪着一双圆彪彪的眼睛，不让他通过。

“小龙，你干什么？”

“把货郎担放下！”

钱家声放下了货郎担，把那面货郎鼓搁在货架上，眯起小眼睛问：

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“举起手来！”刘小龙发出了新的命令。

钱家声冷笑一声，嘲讽地说：“喝！树林里蹦出个蚂蚱，比螳螂还大。你吓唬谁？”

“你敢瞧不起儿童团！”刘小龙用梭镖头敲了货郎脑瓜一下。钱家声一缩脖子，赶紧举起了手。那双小眼睛从腋窝边斜看着刘小龙，莫名其妙地问：“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”

“搜查！”刘小龙一声吼，钱家声立即发现石头后面又露出几杆亮铮铮的矛头，有几个小脑壳在那里晃动。他不得不笑了笑，又放下手来，故作镇静地说：

“小龙，我们不是一个寨子的人吗？”

刘小龙摆动一下梭镖：“你到油茶林干什么？”

“我是货郎，要卖货，就要到处跑，哪象你们小孩……”

“少废话！这里没有房子，你的货往哪卖？”

“我路过这地方。”

“这里没有人，你喊给哪个听？”

钱家声开始没把这帮儿童团放在眼里，经刘小龙这么三问两问，弄得他理亏词穷，感到不好对付，于是憋红了脸说：“你们要把我怎么办？”

“搜查！”有好几个嫩喉咙都喊起来。

钱家声前后左右看了看，不知从哪里钻出这么多儿童团员，到处都闪动着武器。他被孩子们包围起来了。这帮儿童团员，一个个如面临大敌，一双双眼睛大瞪着，认定他摇货郎鼓是心里有鬼。

“把手举起来！你听见没有？”孙志超的大女孩子——就是赵红桥帮她拖过竹子的那一个，用梭镖头触了触钱家声的后背。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！钱家声全身颤动了一下，急忙又举起了双手。

孩子们先搜查他身上，再搜查货郎担，可惜没有发现违法

的东西，就要带他到农会去。

“小朋友，我有事要办，放我走。来，一人给一颗地球糖，好不好？”

“谁要你的臭糖！我们是儿童团，不上你的当！”

刘小龙把梭镖一横，大声说：

“走，到农会去，找亚男姐姐断案！”

这一伙儿童团，雄赳赳，气昂昂，押着钱家声进了曾家大屋，来到农会办公那间屋子，找到了高亚男。刘小龙把情况一讲，钱家声就嗷嗷叫起来：

“农会讲不讲道理，要不要王法？几个娃娃就能随便抓人，凭的是哪条、哪款？我要找赵区长，我要到县里去告你们！”

高亚男冷笑了一声，指了指旁边的一条板凳说：“你坐下。”钱家声真的一屁股坐下了。只听亚男又说：“你张牙舞爪干什么？要告状，你就告去！曾作金不是告了我们的状吗？听说你还给他出了鬼点子？”

“这……”钱家声的屁股象被刺了一下，一按膝盖就站了起来，嘴皮动了动，可是没说出话来。

“你先坐下，这件事以后再说。”亚男跟随赵红桥和邓婷开过许多会，也处理过不少公事，学得老练了。她转变了话题：

“你什么时候出去的？”

“大家下地那会。”钱家声脑子里悬着那件事，心虚胆怯了。亚男又问：

“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

“回来不到半个时辰。”

“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啊……芭茅冲。”

“胡说！从芭茅冲到卧虎坪，一个单边十多里，你是飞还是跑？”

“我……我走到半路，才想起没有路条。”

“走到了什么地方？”

“十里坡。”

“回来干什么？”

“向治安委员请假，要路条。”

“那么，你在油茶林里转了三圈，也是为的要路条吗？”

沉默片刻。只听见几个孩子把梭镖顿得咚咚响。

这工夫，曾科来走进了办公室，看见孩子们剑拔弩张的劲头，又想缩回去。高亚男叫住他问：“曾科来，你有事？”

曾科来低着头，双手捏着衣襟角，呐呐地说：“我……主任，我想参加农会。”

高亚男脸上出现了一道阴影，略想了一想，那道阴影又消失了。她语调和缓地说：“斗争曾作金的时候，你能站出来跟他划清界限，这是好的。从前你做的坏事太多了，农会现在还不能吸收你。”

曾科来试探着问：“我参加农会，你们帮助我改，还不行吗？”

“你干了那么多坏事，叫贫雇农怎么信任你呢？你是不是真的改了，还要再看看你的行动。”

曾科来还在磨嘴皮，邓婷回来了。她没有找到那个敲柴枪唱山歌的家伙。听说儿童团抓住了钱家声，怕打乱了侦察敌人

地下谍报网的计划，就赶到了农会。一进门，恰好碰上曾科来闹着要参加农会，她就问：“你写了申请吗？”曾科来翻开口袋，拿出了一张纸。邓婷接过来：“你参加农会的事，大家意见比较多，我们要研究研究，才能决定。你要积极靠拢农会，继续揭发曾作金他们的罪行，将功补过。如果表现好，可以考虑你的要求。”

曾科来没有再说什么了，心里感到有一线希望。他走到门口，又返回来，对着钱家声说：“家声，你去给曾作金报信那件事，也该向政府坦白坦白，争取宽大。你看，邓同志和妇女主任都在这里，就跟她们说吧！”

钱家声被他一句话点着了心病，两条腿不由颤抖起来，脸上黄得象一张水纸。邓婷和高亚男互相对看了一眼。把儿童团员们打发走了，亚男就对钱家声说：“你打算怎样？什么时候坦白交代？”钱家声额头冒出一颗颗豆粒大的汗珠子，一会用左边衣袖去擦汗，一会又用右边衣袖去擦，好一会才呐呐地说：“主任，让我想一想，让我想一想吧。”

亚男用眼睛征求邓婷的意见，邓婷想了想，终于挥了挥手说：

“好，你先回去吧。想好了，找治安委员孙志超说去。”

## 五 三

清算大会以后，卧虎坪冬耕冬种更热火了。旱地已经下种，冬田开始打水。农会组织一批妇女，正在修整锦水西边那条干

淌了很久的水沟。很多男子汉都跟高二佬上山砍杉树了，妇女顶起了半边天。这天，妇女主任高亚男领着大家干的正欢，刘青山却拄着两条拐杖走来，硬把亚男拖走了。妇女们好奇地看着，有人就问：“农会怎么一刻也离不了亚男啦？”青山嫂回答说：“别看亚男是个姑娘，农会里除了二佬，谁赶得上她？如今二佬在砍杉树，卧虎坪搞防匪自卫，全靠她出力呢！”

问话的说：“有人在放风，说只要解放军一走，曾再兴要杀的头一家就是亚男他们。”青山嫂吐了一口痰，接口说：“他们哪里只杀一家，巴不得把卧虎坪的人都杀绝呢！亚男常说，我们妇女也要争一口气，不斗倒土匪恶霸，决不罢休！”

大家都觉得青山嫂说的对，谈话就越说越热火。这时候，孙志超女人开玩笑说：“气是要争的。青山嫂，你得管管你那男人，他怎么又拆我们的台，把个能干角色给叫走了？”

“你还是管管你那口子吧！”青山嫂一面用锄头砸土块，一面回敬了她一句，“你没见他往保队副家跑得那么勤，是不是看上他堂客啦？”

谁都知道孙志超是个正派人，这青山嫂一句开玩笑的话，惹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。孙志超女人趁对方在低头挖土，弯下腰，抓一把稀泥就要往青山嫂脸上抹。那一个往堤上一跳，忽然惊喜地说：“啊，高继兰回来了。”

大家都停下活，对着南边的木桥望去，果然看见高继兰提一个印花布包袱，打从桥那头走了过来。青山嫂撑住锄柄，大声喊：

“继兰，你怎么捱到今天才回娘家？”



高继兰站了一站，随即跑到她们跟前，对着青山嫂问：“你怎么晓得我要回来？”青山嫂笑了笑说：“我是个诸葛亮！”接着又解释：“我看见你妈找亚男写的信。”

“我妈在家？”

“她在开会。”

高继兰觉得奇怪：她老娘从来都不愿出头露面，胆又小，眼泪又多，怎么单独参加开会了？她问青山嫂：“你可晓得，开的什么会？”青山嫂说：“叫什么农会积极分子的会吧？这几天，你妈妈变得很积极了，天天都在外头跑，帮起妇女主任做事。”

高继兰又惊又喜，马上问：“变了？怎么个变法？”

“要问怎么变，还不是斗争了曾作金，她吐了苦水，提高了觉悟嘛。”

“斗争了曾作金？嘿，你们干得真痛快！”高继兰眉飞色舞，兴奋得快要跳起来。

孙志超女人说：“继兰，你怎么不早回来两天？要是早来两天，看看卧虎坪的穷人斗争曾作金，你一定会高兴得三天三晚睡不着觉。你妈那样胆小的人，也上台吐了苦水哩！”

旁边一个胖嫂子接嘴说：“诉苦那阵子，妇女主任高亚男给她鼓了很大的劲。”

高继兰听说母亲变得这样快，心里自然非常高兴，就更急着要找到她母亲。她别了众人，向山湾里走去。但走不多远，忽又象记起了什么似的，走向筒车边来，向青山嫂招招手。等她走过来后，就悄悄地问：

“高亚男这几天怎样？你听没听到有人在说她的闲话？”